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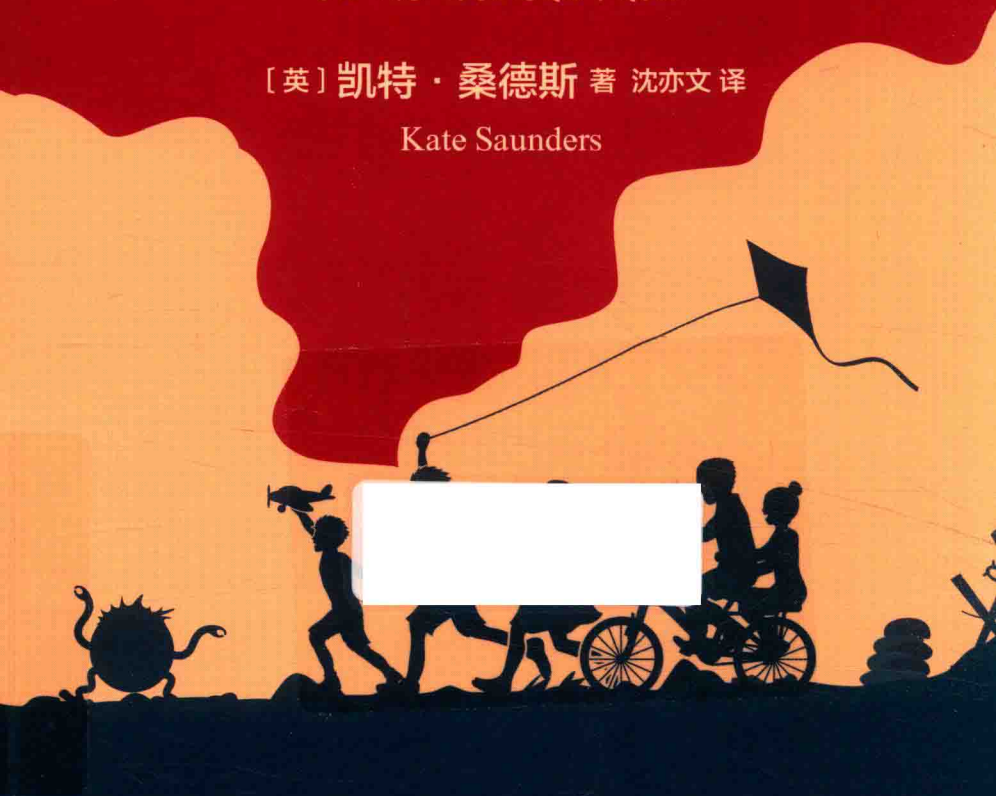


西方战线上的 五个孩子

FIVE CHILDREN
ON THE WESTERN FRONT

[英] 凯特·桑德斯 著 沈亦文 译

Kate Saunders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

西方战线上的 五个孩子

[英] 凯特·桑德斯 著

沈亦文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17-6859

FIVE CHILDREN ON THE WESTERN FRONT

by **KATE SAUNDERS**

Copyright: © 2014 BY KATE SAUNDER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8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方战线上的五个孩子/(英)凯特·桑德斯著;

沈亦文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银色独角兽)

ISBN 978-7-02-013424-3

I. ①西… II. ①凯… ②沈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1492 号

责任编辑:朱卫净 周 洁

装帧设计: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04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24-3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序幕

伦敦，一九〇五年

“我只不过走开一分钟，你们快把房子给拆了！看在老天爷的分上，找点文雅的事情做做——免得摔断了脖子！”老保姆气呼呼地瞪着女佣，后者正咯咯直笑。“拜托，艾薇。别惯着他们。”

因为外面太过潮湿，没法让孩子们出去，于是麻烦就来了。宽敞但脏兮兮的楼梯上有一些壁龛，西里尔说，那地方应该摆上几尊塑像才对，于是他和弟弟脱下衣服，只穿着长长的白色内衣，站在壁龛里假扮塑像，而安西娅和简笑得前仰后合，只得牢牢抱住楼梯的扶手。但接着，当罗伯特开始摆出各种奇特的姿势时，他从壁龛里掉了下来，摔到楼梯上，砰的一声非常吓人。这下惊动了老保姆和女佣艾薇，她们从地下室的厨房里匆匆跑来。

“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想点别的花招，”罗伯特一面说，一面歪七扭八地扣起衬衫的扣子，“不如我们去把那谁谁谁给叫醒。”

“他会生气的，”安西娅警告说，“他会说我们妨碍他睡个好觉。”那“谁谁谁”应该被称为“它”，但孩子们已经习惯了称“他”——正如简所说，“它”听起来更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，而不是一种生物。

“我不在意——他应该感谢我们，把他从可怕的宠物店里救出来。”

当父母和小弟弟到国外去的时候，这四个兄弟姐妹就和老保姆住在一起。老保姆（曾经是父亲的保姆）住在伦敦市中心一栋墙板被熏黑的大房子里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。那是一栋出租公寓，但唯一的房客是位头发花白的教授，从不介意他们发出的噪声——甚至任由他们拉去，和“谁谁谁”一起玩游戏。

西里尔是个爱冒险的漂亮男孩，今年十二岁。安西娅十一岁，善良温顺，喜欢照顾别人。罗伯特九岁，认真严谨，但时不时会犯傻，而七岁的简是个为人体贴周到、目光炯炯有神的小女孩，总是努力地跟上其他人。他们全都又瘦又结实，长着浅棕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。罗伯特和简面带雀斑。男孩子们穿着厚重的粗花呢外衣，女孩子们在裙子外面罩着白色的围裙。他们都很喜欢老保姆，

但是父母亲和羊羔（他们给小弟弟起的外号，因为他婴儿时开口说的第一个词是“咩”）不在身边总是令人沮丧，于是他们再次玩起了魔法。当他们遇到烦心事的时候，“谁谁谁”总有办法找到他们。

第一次是在两年之前，他出现在肯特^①一栋房子的花园里，他们当时正好住在那里。后来，他们搬到了伦敦的卡姆登镇，在又一次魔法冒险中——其中还有一只凤凰——和他短暂相遇。这一回，他们发现有家宠物店在出售这个家伙，于是便把他偷偷带到老保姆家，放在安西娅床下一只盛满细沙的锡盆里。

他们四个挤在女孩子住的阁楼小卧室，安西娅把笨重的锡盆拖出来，拉到地毯上。反复确认自己的手完全干燥（哪怕一点点湿气都会让他不舒服）之后，她轻轻地将手伸到沙子里把他叫醒。

他的眼睛先露了出来。它们长在长长的触须上，就像蜗牛一样，他可以将双眼像望远镜那样伸缩自如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接着他的嘴露出来，像是一只毛茸茸的小漏斗从馅饼外皮戳出来，“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清静一点？”

他——或者说“它”——叫作沙米埃德，是一种古老的沙地精。真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能够满足别人的愿望。这些愿望只能维

① 英国东南部郡名。

持到太阳下山，这倒是件好事，因为曾经有几次他们的愿望将自己带入非常窘迫的境地。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并未让他们就此却步——就像西里尔说的那样，比起在下雨的午后围着茶点，做点别的都行。

“如果吵醒了你，我们非常抱歉，”安西娅说，语气极为谦恭有礼，因为你得特别留神，别冒犯了他，“但是在茶点之前我们有点时间，不知道能否再去一趟未来——只是这一次不要走得太远。”

平整的沙子拱了起来，晃动着，沙米埃德整个现身。他的耳朵又大又软，就像蝙蝠的耳朵一样，浑圆的身体如同一只又小又厚的绒毛垫子，还长着又长又瘦的手臂和腿。

“哦，好吧，”沙米埃德心情不错的时候和任何人一样热衷冒险，“把我的座驾拿来。”

安西娅和简花了好几天做了一个专门运送沙米埃德的“交通工具”——剪了她们的派对礼服做成一个袋子，这件事老保姆目前还不知道。她们不太擅长缝纫，针脚虽不平整却很牢固。安西娅把沙米埃德放进他的袋子里，挂在肩上。他约有一公斤半的重量，那沙棕色的皮毛闻起来隐约像是炎热的沙漠，那是他几千年前诞生的地方。

“我希望我们能去未来，”西里尔说，“但是最好近一点，拜

托了。”

“很好，只要事后你们不抱怨我，”沙米埃德用他那种满不高兴、混浊沙哑的声音说，“只要你们能让我至少清静两天。”

他屏住呼吸，接着他那丰满的身体鼓了起来，每当他要实现一个愿望时就会这样，一直膨胀到袋子的接缝几乎被撑破。

转瞬间，他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
沙米埃德曾带他们去过某些稀奇古怪的地方。然而眼前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房间，里面堆满了老旧的书本和塑像，还有许多镶在银色相框里的照片。一个年纪非常大的白发老头在一张红木书桌上打瞌睡，桌上堆满了文件。

“好吧，我不太想这样，”西里尔厌恶地说，“我希望是一次真正的冒险。”西里尔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位著名的探险家——就是杂志照片上的那种人，在丛林里披荆斩棘，捕猎珍禽异兽。他最爱看的书叫做《带着棍棒和枪支穿越贝专纳》。

“快看！”安西娅走近那个打盹儿的老头，“这是我们的教授——只是他老了好多！”

他们都围拢到他的椅子边。

“他满是——满是皱纹。”简小声说。

“难怪，”沙米埃德说，“我把你们带到了二十五年之后。这是

一九三〇年。”

“哇哦，”西里尔说，“我知道以前我们曾去过遥远的未来——但这次是我们自己的未来。如果这是一九三〇年，那就是说我有三十七岁了。也许我们应该去找找自己，看看这个时候我们长什么样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嫁给一个兽医，像我希望的那样。”简说。她非常喜欢照顾受伤的动物，虽然它们死去的时候她总是难以接受，曾因为把它们挖出来而惹了麻烦。

“嘘，”安西娅说，“他醒了。”她拍了拍老教授的胳膊。“别怕，杰米——是我们。”教授第一次被卷入魔法冒险的时候，他们给他起了“杰米”这个名字。

他睁开眼睛，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，皱纹显得更深了。“又在做梦——人老了就会常常做梦。你们好，我亲爱的。梦见这些愉快的时光真是太好了，”他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的面孔，“你们给这栋沉闷的老房子带来了莫大的生气啊！又是吵闹，又是欢笑！”他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，非常轻柔地抚摸着安西娅的头发。“这是好心的小安西娅，她曾强迫我吃晚饭！”

“我希望这些日子你能把自己照顾得好一点。”安西娅说。

“我希望我能更多地梦见你们。现在你们长大了，不一样了。”

简开始好奇地打量着那堆照片。上面大部分都是刻板的成年人，戴着古怪的帽子。“哦，我找到一张我们的照片，但这是什么时候拍的？”

那是一张他们五个人的合影，羊羔坐在安西娅的膝上。

“一九〇五年的圣诞节你寄给我的。”教授说。

“今年的圣诞节——这么说还没有拍，”西里尔皱起眉头看着照片，“我看起来很傻。拍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记得，别做出这种表情。”

“这意味着羊羔会安然无恙地回到我们身边，”安西娅说着眼睛一亮，“正是我们希望的大团圆结局。”

“大团圆？”教授半梦不醒地重复了一遍，似乎在自言自语，“没错，在这样的日子依然会有大团圆的结局。”

“还有我们其他的照片吗？”简问道。

“这些都是你们的照片，我亲爱的——你们成了我的家人。”

“哎哟喂！”罗伯特站在窗边喊道，“大街上满是汽车！到了一九三〇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？”

西里尔连忙跑过去看；两个男孩都被汽车吸引住了，幻想着自己正开着一辆车。街上的汽车不仅长而且线条流畅，像风一般地飞驰着。

“我好冷，”沙米埃德表示，“我的触须顶端的传感器都快湿了。快把我放回沙子里。”

“别走！”教授叹了口气，“别让我的梦就此结束！”

“来这里看望你真好，但我想我们应该走了，”安西娅说，“如果迟到，老保姆会更加生气的。”她在教授又薄又皱的脸上吻了一下。“再见，杰米。”

接着他们就回到了一九〇五年姑娘们的卧室里，随后茶点的钟声响起。

“啊！”西里尔说，“你有没有看见那辆蓝色的敞篷车？那就是一九三〇年我想要开的车。”

“没错，那会像是一种冒险，”罗伯特说，“如果到处都是汽车，我都等不及了！”

“真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看看我们未来的照片，”安西娅若有所思地说着，把沙米埃德放进他的沙盆里，“我看见好几张照片里有位女士有点像母亲，也可能是我或者简。但我没有看见哪个成年男人长得像你们男生——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”

远在一九三〇年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老教授哭了。

1

九年后

肯特，一九一四年十月

碎石坑底部的沙子晃动着，从中间向四周滑落，里面冒出一个毛茸茸的棕色脑袋，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。他的眼睛长在长长的触须上，像是蜗牛的触角，目光突然射向羊羔和艾迪那两张震惊的脸孔。那是十月一个灰蒙蒙、狂风大作的日子，两个最小的孩子来到花园最深处那个布满沙子的大坑洞，这会儿家里在准备午餐，人人都是手忙脚乱的，他们出来避一避。

一时间他们面面相觑，气都不敢出。

那个家伙的触须振动着。“这是要干吗？我这是在哪儿？”

“它说话了！”艾迪小声说，“你听见了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这一定是在做梦。”羊羔缓缓吐出这几个字。

“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我曾见过类似的动物——也许是在另一个梦里——”

“我不是动物！”那家伙大喝一声，“我是个年长的沙地精——你们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我睡觉的圣地。好吧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所以我原谅你们。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花园，”艾迪说，不知怎的她一点也不害怕，“根本就没有门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我应该是睡在沙漠中热烘烘的沙子里的，这个地方简直要把我的血冻成冰糕了！”他浑身发抖着，用他那长长的四肢抱住自己肥硕的小身体。

艾迪和羊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皱巴巴的嘴巴、胡乱摊开的四肢和不停转动的眼睛，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触动了脑海中最深的记忆。

“这是沙米埃德！”羊羔脱口而出，长着雀斑的脸上洋溢着兴奋，“艾迪，就是他——所有的故事都是这么来的！”

“但那只是安西娅胡编的，”艾迪疑惑地说，“不是吗？”

“我想我多少知道一点，那些故事是真的。我认为我差不多还记得沙米埃德——但上一次他来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婴儿。”

“而我还没有出生，”艾迪气恼地说，“在我出生之前，什么好玩的事情都发生过了。这不公平。我不想做最小的孩子！”

“安西娅，”沙米埃德缓缓地说，“我曾经认识一个小女孩就叫安西娅。”

“现在她可不是小女孩了，”艾迪说，“她已经二十岁了，在艺术学校念书。”

“艺术学校？是什么？”

“在那个地方，你需要学习成为艺术家。她画那些不穿衣服的人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明白，”沙米埃德说，“这是什么奇怪的文明？为什么我突然来到了未来？我究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没想到你认不出来，”羊羔说，“你曾来过这里。这是肯特的白屋——我小的时候我们搬回了这里。我们这是在著名的碎石坑，你第一次出现的地方。”

“但是——但是——”沙米埃德的触须警惕地竖了起来，“不是你们！我的孩子们在哪里？”

“你是说我们的哥哥姐姐？”羊羔说，“西里尔、安西娅、罗伯特和简——他们都在这里——我是羊羔。”

“什么——你？”沙米埃德显得不知所措，“胡说，羊羔只是个

婴儿——我记得，一个黏乎乎的又灰又白的小婴儿。”

羊羔咯咯直笑。“从那以后我长大了一点。现在我十一岁了，我是圣安赛姆的日校学生。现在是一九一四年。”

“公元一千九百十四年！”沙米埃德叹了口气，“我发誓，对于这个可怕的新世纪我没什么可做的。如果你是羊羔，那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是谁？”

“我叫艾迪，艾迪斯的昵称，”艾迪被沙米埃德那种愤怒而又悠远的声音吸引住了，所以并不介意被说成“满脸雀斑”，“我九岁，你们经历那些冒险活动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出生。”艾迪刚开始很震惊，现在已经平复下来，于是她开始意识到这有多么神奇——年幼时曾经如此钟爱的传奇故事，此刻就发生在眼前。“我一直希望能见到你，和你说话，你太可爱了——我可以摸摸你吗？”

“嗯，”沙米埃德很是得意，（也许其他人告诉过他们）他喜欢听赞美的话，毛茸茸的嘴唇上第一次泛起一丝微笑，“如果你很想，请保证你的手是完全干燥的——哪怕沾到一丁点的湿气，我都会病上好几个星期。”

“我会把手放在裙子上擦一擦，保证是干的。”艾迪在蓝色的水手连衣裙裙摆上，把手仔仔细细地抹了抹，接着伸过去轻轻抚摸沙米埃德那个圆溜溜的脑袋。他的皮毛像薄雾一样轻柔，像沙子一样

干燥。

“你的手非常温柔，”沙米埃德说，“你让我想到了安西娅。”

“可怜的小东西，你在发抖。你愿意坐在我的膝盖上吗？”

“希望那样会舒服点。”

令艾迪大为欣喜的是，沙地精允许她将他抱起——他实际上比看起来的样子要重，他的身体微微有点温热。她把他小心翼翼地放在膝盖上，用裙摆裹住他的肩膀。

“如果你是真的，不是传说，”她说，“说明那些魔法冒险也都是真的，对吗？求求你能不能让我像其他人一样飞上天一次？”这个故事一直是艾迪的最爱。“我小的时候，安西娅画了一幅画，画中的我长着一对翅膀，就像他们一样。我一直许愿，希望梦想成真。”

“他们有了翅膀之后几乎闯了大祸，”羊羔说着咧嘴一笑，“你还记得吗？他们忘了魔法会在日落时消失，结果困在了一座教堂的塔楼顶上。哎哟喂——想想看真的发生这种事会怎么样！你是怎么想的，艾迪——我们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有对翅膀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沙米埃德冷冷地说，“我不会再实现任何愿望。”

这太令人失望了——见到了赫赫有名的沙米埃德却许不了愿。

“但这不公平，”羊羔说，“上一次你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儿，

这不是我的错——艾迪还没有出生，这也不是她的错。我认为你欠我们至少一人一个愿望。”

羊羔口才很好，善于雄辩；父亲把他称为军营里的律师。

“我亲爱的羊羔，难道你看不出现在危难当头吗？”沙米埃德咕哝着，“我连送自己回家的法力都没有！由于某些可怕的原因，我被剥夺了魔法，被扔在这里。”

远远地，在花园的另一头，传来母亲的叫声：“希拉里！艾迪斯！”

“看来要吃午饭了，我们必须走了！”艾迪一面说，一面用一根手指轻轻抚摸沙米埃德的脑袋，“这是一顿特别的午餐，算是西里尔的欢送会。”

“欢送西里尔？他上哪儿去？”

“现在他是西里尔中尉了，”羊羔漫不经心地说（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事情，但故作淡定），“他要上战场。”

“战场？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们国家在和德国打仗。他们那个该死的暴君叫做威廉大帝^①，他们已经入侵了法国和比利时。”

^① 恺撒·威廉二世。